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孟子注疏卷六上下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九百四十二 經部

孟子注疏卷六上

漢趙氏注　宋孫奭音義并疏

滕文公章句下疏

正義曰此卷趙注分上卷為之者也此卷凡有十章一章言脩禮守正非招不往枉道富貴君子不許二章言以道正君非禮不運稱大丈夫阿意用謀善戰務勝事雖有剛心歸柔順三章言君子務仕思播其道達義行仁待禮而動苟容干祿踰牆之女人之所賤四章言百工食力以祿養賢修仁尚義國之所尊移風易俗其功可珍雖食諸侯不為素飡五章言德修無小暴慢無強六章言白沙在泥不染自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言輔之者衆也七章言道異不謀迫斯強之段泄已

甚瞯亡得宜正已直行不納於邪八章言從善改非坐以待旦知而為之罪重於故九章言憂世撥亂勤以濟之義以正之十章言聖人之道親親尚和志士之操耿介奇特凡此十章合上卷五章是滕文公一篇十有五章也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注陳代孟子弟子也代見諸侯有來聘請見孟子孟子有所不見以為孟子欲以是為介故言此介得無為狹小乎如一見之儻得行道何以輔致霸王乎志記也枉尺直尋欲使孟

子屈己信道故言宜若可為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注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之當以皮冠而以旌故招之而不至也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注志士守義者也君子固窮故常念死無棺槨沒溝壑而不恨也勇士義勇者也元首也以義則喪首不顧也孔子奚取取守死善道非禮招已則不往言虞人不得其招尚不往如何君子而不待其招直

事妄見諸侯者何為也已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注尺小尋大不可枉大就小而以要其利也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注趙簡子晉卿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也以不能得一禽故反命於簡子謂王良天下鄙賤之工師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注聞嬖奚賤之故請復與乘强而後可注强嬖奚乃肯行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

曰天下之良工也注以一朝得十禽故謂之良工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注掌主也使王良主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注王良不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注範法也王良曰我為之法度之御應禮之射正殺之禽不能得一横而射之曰詭遇非禮之射則能獲十言嬖奚小人也不習於禮也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注詩小雅車攻之篇也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則射者必中之

順毛而入順毛而出一發貫臓應矢而死者如破矣此君子之射也貫習也我不習與小人乘不願掌與嬖奚同乘故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注孟子引此以喻陳代云御者尚知羞恥此射者不欲與比子如何欲使我枉正道而從彼驕慢諸侯而見之乎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注謂陳代之言過謬也人當以直矯枉耳己自枉曲何能正人音義志曰丁云志記也謂志記之言也介音界丁云謂狷

介也信道之信音伸為與音餘下食與善與築與樹與皆同要音邀下章要其同奚乘之乘音剩下同強而之強其丈切注同射食亦切範或作范氏范氏古之善御者詭遇陸云詭遇詭計以要禽也舍音捨下舍其同貫丁音慣注貫習同中張仲切

疏　正義曰此章言修禮守貫藏如字比毗志切下同正非招不往枉道富貴君子不許也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者陳代孟子之弟子也問孟子以謂今不見諸侯是宜若小其身然今一往見諸侯大則行道可以輔佐君為王小則得行道而佐君為之霸且記云枉一尺而直其一尋宜若可以為之也尺十寸為尺尋十丈為尋也陳代欲孟子往見諸侯故以此言問之孟子曰昔齊景公田至何哉者孟子言往日齊國景公田獵招聘其虞人以旌旆招聘之如有虞人不至者則將殺戮之虞人掌山澤苑囿之吏也然而志士守其義者常念雖死無棺槨

但沒在於溝壑之中而不恨也勇義之士念雖喪去其首而且不顧也孔子於此何取焉蓋孔子以取非其所招而能不往者也如此則虞人不得其所招之禮尚且守義雖死而且不往應其招如何為之君子且以不待所招聘而往見諸侯是何為哉蓋先王制招聘之禮旌所以招其大夫者虞人之招但以皮冠而已今齊景公以旌招虞人虞人守其義分所以雖死而不往也孟子引此意以謂今之諸侯所以間有能招己者又非招己之所招而待之也故我何往見之哉所以不往見之也且夫枉尺而直尋者至亦可為歟孟子又言且夫子今以謂枉其尺而直其尋以利言之而已如以利為之雖枉其尋而但直其尺而利亦可得而為之耳孟子所以言之以此者蓋謂我苟志於利雖枉尋而直尺我亦為之況子以為枉尺而直尋乎奈其我志於分義不肯枉道以徇利所以不欲屈己而求見於諸侯也以其見之諸侯但為之徇利者矣故雖枉尺而直尋不為也昔者

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孟子又引往者晉卿趙簡子常使善御人王良與幸人奚乘而畋終日而不能得一禽奚乃反命報於簡子曰王良天下之賤工師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或有人以嬖奚報簡子之言為王良之賤遂告王良王良聞之故請復與嬖奚乘而畋強而後可王良強勉嬖奚乃肯行一朝而獲十禽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言一日遂得十禽嬖奚乃反命報於簡子曰王良乃天下之良善工師也非賤者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至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趙簡子言於嬖奚曰我使王良與女乘於是簡子謂王良而使之良乃不肯遂言於簡子曰我為之法度之御我與嬖奚驅馳而畋終一日而不能獲其一禽後為之詭而横射之止一朝而以能獲之十禽且詩小雅車攻之篇有云不失其馳驅之法而所中者應矢而死如破矣此君子之所射也我今不慣習與嬖奚小人同乘而畋也故

請辭之不與掌乘御者且羞與射者比至未有能直人者也孟子引至此乃自為之言曰夫王良但為之御者且尚能羞恥與嬖奚之射者比並雖使王良與嬖奚比之如得禽獸若丘陵之多亦必不為之比矣今子欲使我枉正道而從彼驕傲之諸侯而往見之是何如哉且子言此者已失之過謬也如枉己之正道者未有能直其人者也必自正己之道然後可以直人矣是亦楊子所謂詘道而伸身雖天下不可為也同意注招虞人當以皮冠○正義曰經於萬章篇云萬章問孟子招虞人何以孟子曰以皮冠是其文也注趙簡子晉卿至工師也○正義曰案史記世家云趙景叔卒生趙鞅是為簡子為晉卿晉出公十七年卒張華云簡子冢在臨水界冢上氣成樓閣注詩小雅車攻之篇○正義曰此篇蓋言宣王復古也箋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謂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錐破物也注伯夷亦不屑就也○正義曰此乃公孫丑篇末之文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注景春孟子時人為縱横之術者公孫衍魏人也號為犀首常佩五國相印為從長秦王之孫故曰公孫張儀合從者也一怒則構諸侯使强陵弱故言懼也安居不用辭說則天下兵草熄也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注孟子以禮言之

男子之道當以義正君女子則當婉順從人耳男子之冠則命曰就爾成德今此二子從君順指行權合從無輔弼之義安得為大丈夫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注廣居謂天下也正位謂男子純乾正陽之位也大道仁義之道也得志行正與民共之不得志隐居獨善其身守道不回也淫亂其心也移易其行也屈挫其志也

三者不惑乃可以為之大丈夫矣音義熄音息從横之從音蹤下從長合從皆同從長之長張丈切下長幼長逸皆同焉得之焉於虔切安也冠音貫女家女字音汝

疏正義曰此章言以道匡君非禮不運故妾婦以況儀衍者也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景春問孟子曰公孫衍張儀二者豈不實為大丈夫之人哉夫二人一怒則諸侯懼之以其能使強陵弱故也安居處而不用辭說則天下兵革於是乎熄滅景春故以此遂謂二人實為大丈夫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至妾婦之道孟子答之景春曰二人如此安得為之大丈夫乎子未嘗學禮也夫禮言丈夫之冠也父則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則命之蓋以冠者為丈夫之事故父命之以責其成人之道嫁者女子之事故母命之以責其為婦之道也以女子之臨嫁母則送之於門而戒之女子曰歸往女之家必當敬其

舅姑亦必當戒慎以貞潔其己無違逆其夫子以其夫在則從順其夫夫没則從其子以順從無違為正而已固妾婦之道如此也乃若夫之與子在所制義固不可以從婦矣苟為從婦以順為正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孟子所以引此妾婦而言者蓋欲以此妾婦比之公孫衍張儀也以其二人非大丈夫耳蓋以二人處六國之亂期合六國之君希意導言靡所不至而當世之君讒毀稱譽言無不聽喜怒可否勢無不行雖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未免夫從人以順為正者也是則妾婦之道如此也豈足為大丈夫乎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至此之謂大丈夫孟子言能居仁道以為天下廣大之居立禮以為天下之正位行義以為天下之大路得志達而為仕則與民共行乎此不得志則退隱獨行此道而不回雖使富貴亦不足以淫其心雖貧賤亦不足以移易其行雖威武而加之亦不足屈挫其志夫是乃得謂之大丈夫也今且以公孫衍

張儀但能從人而不知以此正其己是則妾婦以順為正之道固不足以為大丈夫者焉注景春至草熄也○正義曰云景春孟子時人經傳未詳公孫衍魏人也號為犀首為秦王之孫故曰公孫案史記云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魏王所以欲貴張儀者但欲得韓地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衍功則魏必圖秦而棄儀後相衍張儀去復相秦卒犀首入相秦常佩五國之相印為從長司馬彪曰犀首者魏之官名若今虎牙將軍是也張儀者案史家本傳云張儀魏人也常事鬼谷先生後相魏而卒凡此是皆公孫衍張儀之事矣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注周霄魏人也問君子之道當仕否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

疆必載質注質臣所執以見君者也三月一時也物變而不佐君化故皇皇如有所求而不得爾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注公明儀賢者也言古人三月無君則弔明當仕也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注周霄怪乃弔於三月無君何其急也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

亦不足弔乎注諸侯耕助者躬耕勸率其民收其藉助以供粢盛粢粢稷盛稻也夫人親執蠶繅之事以率女功衣服祭服不成不實肥腯也惟辭也言惟絀禄之士無圭田者不祭牲必特殺故曰殺皿所以覆器者也不祭則不宴猶喪人也不亦可弔乎出疆必載質何也注周霄問出疆何為復載質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注孟子言仕之為急若農夫不可不耕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

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注魏本晉也周霄曰我晉人也亦仕而不知其急若此君子何為難仕君子謂孟子何為不急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注言人不可觸情從欲須禮而行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注言古之人雖欲仕如不由其道亦與鑽穴隙者無異音義

疆音姜質張音贄云義與贄同以見之見音現下注願見同粢音咨盛音成繅素刀切皿武永切藉秦昔切腯徒忽切絀音黜為于偽切下為之為其為匹夫為此皆同雝丁乃悼切又如字妁音酌丁云謂媒氏酌二姓之可否故謂之媒妁也隙去逆切又惡烏路切下又惡楚惡惡無禮皆同

疏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務仕思播其道達義行仁待禮而動也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周霄問孟子曰古之君子欲為仕乎否孟子曰仕傳曰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者此孟子荅之以為古之君子欲為仕也傳文有云孔子三月不得佐其君則心皇皇如有所求而不得也出其疆土必載贄而行贄者如所謂三帛二生一死之贄也臣所以執此而見君也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又引公明儀亦云古之人三月天時之一變如不得佐其君乃弔問之明其欲仕也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周霄怪此言復問之曰三月無君則弔問之不以失之太急乎曰士

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至亦不足弔乎孟子又荅之曰夫仕者欲行其道若失其職位則如諸侯之失其國家也如此三月無君則弔豈足謂之急歟且禮有云諸侯躬耕藉田勸率其民收其藉助以供給其粢盛稷稻夫人乃親養蠶繅絲以為之祭服如犧牲不成肥腯稷稻無以致潔衣服又無以致備則不敢以祭社稷宗廟惟士之失位無有田祿者則亦不祭無他以其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也非特不敢祭又且不敢以宴樂也如此是亦不足為弔之意矣若公子重耳失其晉國而且稱喪人孔子失魯司寇之位亦謂之喪以至士大夫之去國必為壇位嚮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三月而復蓋亦此意也然則士之三月無君則弔尚何以為急乎牲殺器皿牲必特殺故曰殺器皿所以覆器者也出疆必載質何也周霄又問孟子士之出疆必載其質是如之何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孟子答之曰士之進於為仕也

若農夫之於耕也夫農夫豈為出疆而耕乃以舍去其耒耜哉此士之為仕所以出疆亦必執其贄也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之急仕如此之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周霄又問孟子曰今之晉國亦可為仕之國也然而未嘗聞有仕者如此之急又以仕既如此之急然而君子之難進於仕是如之何故以併問之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至鑽穴隙之類也孟子又荅之曰夫丈夫之生乃願為之有室婦女子之生乃願為之有家而事之其於欲慕為人子之父母心人皆有之矣然而欲為父母其為室家乃不待父母之命媒妁而言之遂私鑽穴隙而相窺踰墻而擅自相從終雖得為父母其於國中之衆人亦且皆賤之而不美矣夫古之人未嘗不欲為之仕也然而又惡其不由其道而為之仕所以君子難仕也如不由其道而往為之仕者是與此鑽穴隙相窺而慕為人子之父母之類也孟子所以終荅之周霄以此

者以其士之仕猶男女之相求亦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注質臣所執以見君至不得爾〇正義曰蓋贄之為言至也自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所以為贄以見其君與自相贄同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注泰甚也彭更孟子弟子怪孟子徒衆多而傳食於諸侯之國得無為甚奢泰者也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注簞笥也非其道一笥之食不可受也子以舜受堯之天下為泰乎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注彭更曰不以舜為泰也謂士無功而虛食人者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注孟子言凡人當通功易事乃可各以奉其用梓匠木工也輪人輿人作車者也交易則得食於子之所有矣周禮攻木之工七梓匠輪輿是其四餘羡者也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注入則事親孝出則敬

長悌悌順也守先王之道上德之士可以化俗者若此不得食子之禄子何尊彼而賤此也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注彭更以為彼志於食此亦但志食也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注孟子言禄以食功子何食乎曰食志注彭更以為當食志也曰有人於此毁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注孟子言人但破碎瓦畫地則復漫滅之此無用之

為也然而其志反欲求食則可食乎曰否注彭更曰不

食也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注孟子曰如是則子

果食功也非食其志也音義彭更古衡切從才用切傳食之傳丁直戀切言轉食

也簞食之食音嗣此章內文注可食而食食志食功食

乎子食不食皆同餘皆如字簡相吏切羨似面切又余

見切畫音獲墁張

武安切云與謾同疏正義曰此章言百工食力以祿養

其功可珍雖食諸侯不爲素餐也彭更問曰後車數十

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彭更孟子弟

子問孟子以謂車有數十乘之多從徒又有數百人之

衆皆以傳食於諸侯不以爲泰甚乎傳食蓋以孟子食

於諸侯車徒又食於孟子要之所食之祿皆出於諸侯

之所供耳故云傳食諸侯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

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若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之泰子今以車徒傳食於諸侯為之泰以其不足為泰也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彭更又曰否不以舜為泰而言也葢以士之無功事於諸侯固不可虛食於諸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至皆食於子孟子又答之曰今且以子言之如子不通功易事而相濟以有餘而補其不足則農夫有餘粟而人有受其飢女有餘布而人有受其寒子如通功易事乃可以各奉其事業則梓人成其器械以利用匠人營其宮室以安居輪人作車輪以運行輿人作車輿以利載是皆得食於子矣事與功者葢所作未成則謂之事事之成則謂之功孟子所以言之者葢謂梓匠輪輿皆小人之功也如得以通功易事而皆得食於子況有君子之功功於道者而乃不得傳食之於諸侯乎故以下文言之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孟子又言今有人焉

入於閭門之内則以孝為仁出於鄉黨邦國之間則以悌為義是守先王仁義之道以待覺於後之學者是有功於道者也而乃不得食於子是則子何獨尊於梓匠輪輿小人之功而以輕為仁義有功於道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歟彭更又以此言於孟子曰彼梓匠輪輿者是其有志將以此業而求食者也今以君子之為於道其志亦將以為道而求食歟彭更之意以謂士志於道不志於食故以此疑乃問孟子也曰子何以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然以子言之則子今有食於人者是則食其有志於為食者乎是則食其有功者乎曰食志彭更又荅之以為有食則食其有志於求食者矣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孟子又欲排之故以此喻之言今有人於此但以毀破碎之瓦而畫地又復墁滅之是其志將以此求其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彭更以為如此者不食之也曰然則子非食

志也食功也孟子乃言之曰如是則子非食其有志於求食者也是則食其有功者也以其毀瓦畫墁但有志而無功者而彭更不食之是則知彭更是亦食於有功者矣然則孟子志非欲傳食於諸侯而諸侯所以食之者亦以孟子有功而已矣注周禮攻木之工○正義曰此蓋梁惠王下卷說之矣　音義餐七丹切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注問宋當如齊楚何也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注葛夏諸侯嬴姓之國放縱無道不祀先祖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

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注童子未成人殺之尤無狀尚書逸篇文仇怨也言湯伐葛伯怨其害此餉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注四海之民皆曰湯不貪天下富也為一夫報仇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

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注載始也言湯初征自葛始也十一征而服天下一説言當作再字再十一征而言湯再征十一國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國也書逸篇也民曰待我君來我則無罰矣歸市不止不以有軍來征故市者止不行也不使芸者變休也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黄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

玄黄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注從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文也攸所也言武王東征安天下士女小人各有所執往無不惟念執臣子之節篚厥玄黄謂諸侯執玄三纁二之帛願見周王望見休善使我得附就大邑周家也其君子小人各有所執以成其類也言武王之師救殷民於水火之中討其殘賊也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

于湯有光注太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泰誓也我武王用武之時惟鷹揚也侵紂之疆界則取于殘賊者以張殺伐之功也民有簞食壺漿之歡比於湯伐桀為有光寵美武王德優前代也今之尚書泰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太誓同諸傳記引泰誓皆古泰誓也不行王政云爾茍行王政四海之内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注萬章憂宋迫於齊楚不得行政故孟子為陳殷湯周武之事以喻之誠能行之天下思

以為君何畏齊楚之國焉音義亳音薄遺惟季切餉式亮切傒胡禮切匪丁云義當作篚篚以盛贄幣此作匪古字借用下同救字或作捄同疏正義曰此章言修德無小暴慢無強也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萬章問孟子言宋國小國也今將欲行王者之政齊楚大國惡其行之而欲伐之則宋國當如之何而處之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至此之謂也孟子答之曰湯王居亳地與葛國為鄰葛國之伯放縱無道而不祀先祖湯王使人問之葛伯何為而不祀先祖乃答之曰無以供其犧牲也牲之色純無雜色謂之犧牲湯乃使人遺賜之牛羊葛伯既受之牛羊又自食之而不祀先祖湯又使人問葛伯何為而又不祀葛伯又曰又無以供其粢盛也湯復使亳之衆往為葛伯耕作以助其粢盛有老弱者饋耕者之食葛伯又率己之民於路要其有酒食黍稻者

奪而食之有不授與之者乃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其耕者葛伯率民殺其子而奪其黍肉故書有云葛伯仇餉怨其有所餉者故害之是此之謂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孟子又言為其葛伯殺此童子而湯乃往而征伐之四海之内人皆曰湯王非貪富於天下而征葛也是為天下一匹之夫一匹之婦復報其讎也湯始征自葛載至后来其無罰者言湯王初征自葛國始也湯之十一征而天下無敵敵者故東面而征其君則西夷之國怨之以為不先征其我君之罪南面而征其君則北狄之國怨之以為不征其我君之罪而先於彼故怨云何為而後去其我民之望其湯之来若大旱之時人望其雲霓而雨之降也遂使歸市者得奔趨而貿易芸苗者亦得芸而不為之休亦以湯即誅其君之有罪者而又能弔問存恤其人民故如時雨之降民皆大喜悦之書云民徯待我君之来言我君之来則我無誅罰矣一說

云載十一征當作再字再十一征者言湯再征十一國再十一是征二十二國也有攸不惟臣至取其殘而已矣此皆逸書之文也言殷之民有所征之則無不惟念臣服之節故武王東征而綏撫其士女則為之士女皆以箱篚盛其玄黃之帛以貽明我之周王見休美惟臣皆得就附于大邑周家也故其君子實貯玄黃之帛以迎其君子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是各從其類也武王之師衆中有君子有小人故商民有君子有小人迎之者也言武王所拯救殷民於水火之中獨取伐其殘賊其民者也今據書乃曰昭我周王而此乃曰紹我周王蓋紹者繼也民皆以玄黃之帛盛於篚而隨武王之師後而繼送之也蓋周王者即武王也然必以玄黃於篚者蓋天謂之玄地謂之黃武王能革殷之否而泰之是能如天地之覆載以養民者也必言士女者以其武王所綏不特匹夫匹婦而已雖未冠之士未笄之女亦且綏之故曰綏厥士女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

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此古之太誓篇之文也言太誓有云我武王用武之時惟鷹揚也侵于紂之疆界則取于殘賊者於是殺伐之功用張行之故比于湯王代桀之時又有以光于前代也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至齊楚雖大何畏焉孟子於此乃曰今宋國不行王者之政故云齊楚惡而伐之爾如宋國苟能行其王者之政則四海之內人皆舉首引領而望之欲以為之君也齊楚二國雖大然何畏之有注葛夏諸侯嬴姓之國○正義曰案地理志云葛今梁國寧陵有葛鄉裴駰亦引之而證史記亳都亦在梁國故云為鄰書曰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孔安國云葛國伯爵也廢其土地山川及宗廟神祇皆不祀湯始伐之言伐始於葛也書於是乎作湯征今尚書仲虺之誥曰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孔傳云葛伯遊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怨也湯為是以不祀之罪伐之從此後遂征

無道西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著矣曰奚獨後予者蓋怨者之辭也注從有攸下至殘賊也○正義曰云篚厥玄黃謂諸侯執玄三纁二之帛者禮云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是帛也鄭司農云三染謂之纁此亦周禮鍾氏有三入為纁故也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注不勝宋臣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注孟子假喻有楚大夫在此欲變其子使學齊言當使齊人傅之使楚人自傅相之邪曰使齊人傅之注不勝曰使齊人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

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閒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注言使一齊人傅相衆楚人咻之咻之者嚾也如此雖日撻之欲使齊言不可得矣言寡不勝衆也莊嶽齊街里名也多人處之數年而自齊也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注孟子曰不勝常言居州宋之善士也欲使居於王所如使在王所者小大皆如居州則王誰與為不善者也在王所

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注如使在王左右者皆非居州之疇王當誰與為善乎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而能化之也周之末世列國皆僭號自稱王故曰宋王也音義咻音休嚾丁云案玉篇音嚻名呼也今釋注意音歡為便盖字讙譁同疏正義曰此章言自非聖人在所變化故諺曰白沙在泥不染自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之類也孟子謂戴不勝曰至亦不可得矣不勝宋王之臣也姓戴名不勝孟子謂之曰子今欲子之宋王為善歟我今明言而告子且假喻今有楚國之大夫於此欲使其子學齊人之言則當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不勝答之以為當使齊人傅相之孟子又言如使一齊人傅相其子

之言而衆楚人皆咻嚾之雖日加鞭撻其子而求為齊
言也不可得已如引其子置之閭巷之間數年之久雖
日加鞭撻而求其子為楚言亦不可得已子謂薛居州
善士也至如宋王何孟子又言今不勝謂薛居州善士
者也使之居於宋王之所如在宋王之所者長幼卑尊
皆如薛居州善士者也則宋王誰與為不善也如在宋
王之左右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之善者也則宋王誰
能與為善今以一薛居州獨住於宋王為善其能如宋
王何無他以其一人之寡不能勝其衆也故孟子所
以齊人楚人而比喻之也薛居州宋國之善士者也

孟子注疏卷六上

孟子注疏卷六上考證

不見諸侯章且夫枉尺而直尋者節注尺小尋大不可枉大就小○監本大字訛者字不字訛尚字今從閣本改正

注趙簡子晉卿也疏趙景叔卒生趙鞅○叔監本訛公今從史記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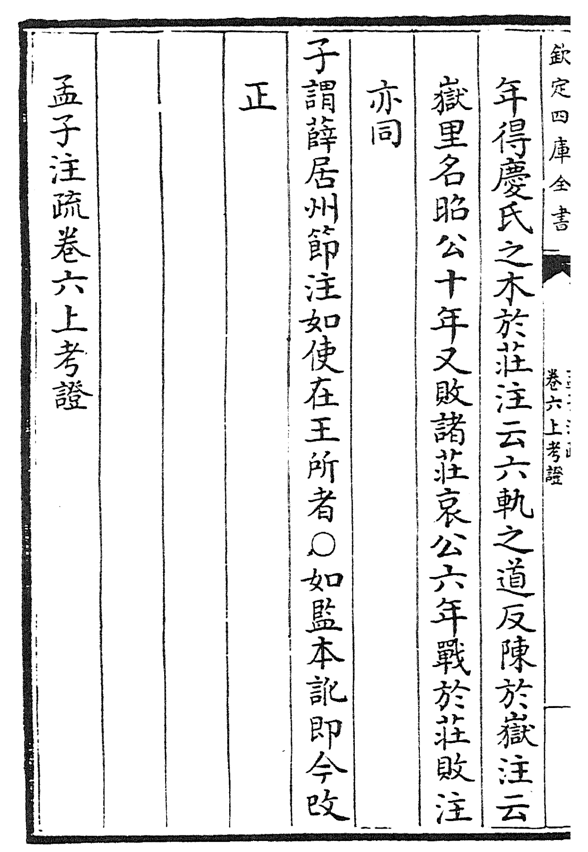
疏末伯夷亦不屑就也正義曰此乃公孫丑篇末之文也○注無此句疑有錯簡

公孫衍張儀章疏歸往女之家○歸監本訛雖今改正
宋小國章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四書辨疑云中
原古注本要其有酒肉黍稻者奪之食字係肉字
有攸不惟臣東征○尚書惟字係為字
篚厥玄黄○陸埃經世驪珠曰注謂諸侯執玄三纁二
之帛是照下君子立說疏謂民皆以玄黄之帛盛于
篚而隨武王之師後而繼送之也則無下小人立說
禮書云膳篚之辨則上篚在堂下篚在庭又篚之為

物可以盛絲帛可以盛苴茅可以實腊俎黍稷蓋不必其皆精考禹貢球琳琅玕不盡入篚可見疏義為備即援下文分承為說則上本統迎周王下乃各迎其類義本不同

疏一說云載十一征當作再字○監本無載字今從閣本增入

孟子謂戴不勝章一齊人傅之節注莊嶽齊街里名也○日知錄曰莊是街名嶽是里名左傳襄公二十八



年得慶氏之木於莊注云六軌之道反陳於嶽注云嶽里名昭公十年又敗諸莊哀公六年戰於莊敗注亦同

子謂薛居州節注如使在王所者○如監本訛即今改正

孟子注疏卷六上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九百四十三 經部

孟子注疏卷六下

漢趙氏注　宋孫奭音義并疏

滕文公章句下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注丑怪孟子不肯每輙應諸侯之聘不見之於義謂何也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注古者不為臣不肯見不義而富且貴者也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

矣注孟子言魏文侯魯繆公有好善之心而此二人距之太甚迫窄則可以見之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注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陽貨矙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矙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注矙視也陽貨視孔子亡而饋之者欲使孔子來答恐其便答拜使人也孔子矙其亡者心不欲見陽貨也論語曰饋孔子豚孟子曰蒸豚豚非大牲故用熟饋也是時

陽貨先加禮豈得不往拜見之哉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注脅肩竦體也諂笑强笑也病極也言其意苦勞極甚於仲夏之月治畦灌園之勤也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注未同志未合也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謂之失言也觀其色赧赧然面赤心不正之貌也由子路名子路剛直故曰非由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注孟子言由是觀曾子子路之言以觀君子之所養志可知矣謂君子養正

氣不以入邪也

音義　辟音避内音納繆音穆瞯或作瞰同音勘使所吏切脅虛業切又許及切畦胡圭切竦音聳強其丈切赧女簡切

疏　正義曰此章言道異不謀迫斯強之段泄已甚瞯亡得其宜正己直行不納於邪赧然不接傷若夏畦也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丑怪孟子不見諸侯故問之曰不見諸侯其義謂何也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至可知已矣孟子荅之公孫丑言古之不為臣者不肯見不義而饕富貴者也如段干木踰垣牆而避魏文侯於外泄柳閉門而拒魯繆公於内然皆不見之者是皆文侯繆公而就見已甚迫切斯可以見矣然干木泄柳且不見之耳陽貨欲願見於孔子而畏孔子惡己之無禮而不見之意以謂己為大夫而有遺賜孔子但為之士彼不得受其遺賜於其家則必往謝已門故陽貨視孔子不在遂饋孔子蒸豚之禮然而孔子至後亦以視陽貨不在乃往其門而拜謝之故當是之時陽貨豈先不得見

孔子以其不合視孔子不在乃饋蒸豚孔子所以不欲見亦復視其亡而往謝之也蒸豚熟豚也曾子又有云脅肩諂笑疎縮其身強容而笑者其勞苦有甚於夏之五六月而灌園也治畦曰灌園也子路有云未合其志而與之言觀其色赧赧然面赤而心不正者非我之所知也由子路自稱名也孟子曰由此數者觀之則君子之所養以義可得而知矣蓋就此數者論之孟子必答公孫丑以此者則孟子不見諸侯是亦分也義也公孫丑乃不知之柰之何哉今且以孟子不見諸侯必以段干泄柳為言者蓋謂魏文魯繆二君欲見此二子如此之迫切而二子尚不見之而況已往見諸侯哉必以陽貨為言者蓋謂孔子不見陽貨者乃陽貨自取之爾今已之不見諸侯者亦以諸侯不禮於我矣必以曾子所謂而言者蓋謂已如往見諸侯亦是脅肩諂笑者也必以子路所謂而言者蓋謂已如就見諸侯亦是未同而言其色赧赧然之人也此孟子所以執此而喻其意於

公孫丑也說文云畦菜畦也是知即園也注論語曰饋孔子豚○正義曰案孔安國傳云陽貨欲使孔子往謝故遣孔子豚陽貨陽虎也名虎字貨為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將使之仕也豚豕之小者故論語於陽貨篇云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寶而迷邦可謂仁乎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凡此是其事也注子路剛直○正義曰案孔子弟子列傳云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是為剛直也後死於衛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兹未能請輕之以待来年然後已何如注戴盈之宋大夫問孟子欲使君去關市征稅復古行什一之賦今年未能盡去且使輕之待

來年然後復古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注攘取也取自來之物也孟子以此為喻知攘之惡當即止何可損少月取一雞待來年乃止乎謂盈之之言若此類者也音義去起呂切攘如羊切疏正義曰此章言從善改非坐而待旦知而為之罪重於故譬猶攘雞多少同盜變惡速然後可也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戴盈之即戴不勝字盈之也為宋國之大夫問於孟子曰欲使宋君去關市之征稅今年未能盡去且使輕取之以待來年然後盡去

之如之何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至何待來年孟子以此比喻之以荅盈之之言非也言今有人日日攘取其鄰家之雞者或有人告之曰此攘雞乃小人盜賊之道非君子大公至正之道也乃曰請損之但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止而勿攘今子如知宋君取關市之税為非義若此攘雞之非道斯可速而止之耳何可待來年然後已乎此孟子所以告之是耳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注公都子孟子弟子外人他人論議者也好辯言孟子好與楊墨之徒辯爭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注曰我不得已耳欲救正道懼為邪說所亂故辯之也天下之生久

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注天下之生生以来也迭有治亂非一世水生蛇龍水盛則蛇龍居民之地也民患水避之故無定居卑下者於樹上為巢猶鳥之巢也上者高原之上也鑿岸而營度之以為窟穴而處之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注尚書逸篇洪水逆行洚洞無涯故曰洚水也洪大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

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注堯使禹治洪水通九州故曰掘地而注之海也菹澤生草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為菹水流行於地而去之民人下高就平土故遠險阻也水去故鳥獸害人者消盡也堯舜既没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壊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説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注暴亂也亂君更興殘壊民室屋以其處為汚池棄五穀之田以為園囿長

逸遊而棄本業使民不得衣食有飢寒並至之厄其小人則放辟邪侈故作邪偽之說為姦宄之行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也至衆也田疇不墾故禽獸衆多謂羿桀之時也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注奄東方無道國武王伐紂至于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也飛廉紂諛臣驅之海隅而戮之猶舜放四罪也滅與紂共為亂政者五

十國也奄大國故特伐之尚書多方曰王来自奄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注書尚書逸篇也丕大顯明承纘烈光也言文王大顯明王道武王大纘承夫光烈佑開後人謂成康皆行正道無虧缺也此周公輔相以撥亂之功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注世衰道微周衰之時

也孔子懼正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知我者謂我正綱紀也罪我者謂時人見彈貶者言孔子以春秋撥亂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注言孔子之後聖王之道不興戰國縱橫布衣處士游説以干諸侯若楊墨之徒無尊異君父之義而以橫議於世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

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注公明儀魯賢人言人君但崇庖厨養犬馬不恤民是為率禽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説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注言仁義塞則邪説行獸食人則人相食此亂之甚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説者不得作注閑習也淫放也孟子言我懼聖人之道不著為邪説所乘故習聖人之道以距之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

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注說與上篇同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注抑治也周公兼懷夷狄之人驅害人之猛獸也言亂臣賊子懼春秋之貶責也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注此詩已見上篇說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注是周公所欲伐擊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注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距詖行以奉禹周公

孔子也不得已而與人辯耳豈好之哉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注孟子自謂能距楊墨也徒黨也可以繼聖人之道謂名世者也故曰聖人之徒也音義好呼報切下注及文皆同氾孚劍切埤音卑度大各切滂張音絳又下江切丁胡貢切說文胡工切滂洞丁云案玉篇下江切從夅夅下江切今注宜音胡貢切從夅夅音逢滂洪水也洞徒送切又音同菹側魚切丁音嗟遠丁于願切壞音怪汙音烏邪說如字張音稅暴行張下孟切注及下詖行操行皆同沛丁蒲內切更音庚辟音僻相息亮切素王之王于況切又如字横去聲為于偽切莩皮表切或作芰或作殍皆同丁音孚詖音貢疏正義曰此章言憂世撥亂勤以濟之義以匡之也公都子問孟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與楊墨之徒争辯敢問是何如孟

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答之曰我豈好與彼爭辯之哉但欲正人心不得已而用辯之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至上者為營窟孟子言天下之生民以來至于今以久矣其間一治一亂甚多當堯之時水逆勢而流行氾濫濁於中國蛇龍由是居處於其間民亦無所安其居處以至居於埤下者乃於樹上為巢如鳥之居於巢也居於高原之上者乃鑿為穴窟而處之書曰洚水警余洚水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至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言尚書逸篇之文云洚水警懼我此蓋舜言故稱余余我也孟子引之故自解之洚水言洚水則洪大之水也故舜使禹治其洪水禹乃掘地因其勢順而流注之海又驅遣蛇龍而放之菹菹澤生草之所也於是水從地中流行故不氾逆所謂導江導淮導河導入漢之水是禹之治也危險艱阻既以遠去而無氾濫之患鳥獸之害於人者遂消滅然後人皆得平坦之地而居之所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

居之為巢營窟之難於是免矣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至及紂之身又至咸以正無缺者孟子言自堯舜既沒之後聖人所行之道衰微暴虐之君更興乃毁壞民之宮室以為之污池而民皆無所安居休息又棄五穀之田以為之園囿而恣遊傲乃使民不得衣食於是民有飢寒其小人皆放辟邪侈作邪偽之說為姦宼之行又作園囿污池於是草木沛澤茂盛而禽獸至衆及紂之世又為大亂周公乃輔相武王誅伐其紂又伐奄國終始三年討戮殘賊之君乃驅逐飛廉諛臣於海隅之地而戮殺之遂滅與紂共為亂之國者有五十國然後驅遣其虎豹犀象之野獸而遠去之天下之人已皆大悅而歸武王書所謂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是斯之謂歎蓋言大明文王創始之謀謨大續集武王之功烈佑開後人皆以正道行之故無虧缺也後人是為成王康王在後者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至其惟春秋乎孟子又言至周世之道衰於

是微滅邪說暴行之人又有起作於是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惟孔子於此時乃恐懼正道遂滅而害人正心故因魯史記而作春秋之經蓋春秋者乃設素王之道皆天子之事迹也孔子云知我正王綱者其惟以春秋知我矣罪我以謂迷亂天下者其亦惟以春秋罪我矣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至是禽獸也孟子又言自孔子之後聖王無有興作於其間諸侯乃放恣為亂布衣之處士乃横議而遊說於諸侯於是楊朱墨翟偏蔽之言盈滿於天下天下之言者不歸從楊朱之為己則歸從墨翟之兼愛以其為己之言行是使天下無其君也兼愛之言行是使天下無其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之類也非人也公明儀曰至率獸而食人也孟子又引昔公明儀有云君之庖厨乃多有其肥肉棧廐之中多養其肥馬而下民以有飢餓之顔色郊野之間以有餓死之莩者如此是國君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至吾為此懼又至吾言矣孟子又

言揚墨自為兼愛之道不熄滅則孔子之正道不著明是邪說欺誣其民而充溢掩其仁義之道也仁義既以邪說充塞而掩之則不特率獸食人而人亦將自相食也孟子故言我為此恐懼乃欲防閑衛其先聖之正道而排斥距其揚墨放逐其淫辭使邪說者不得興作於其間所謂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此蓋說在上篇此更不說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此皆孟子言至於此又復自堯至於孔子再詳總說之也言往者自舜使禹抑治其水而天下於是乎得平安至周公相武王兼征夷狄驅逐暴獸而人民於是乎得寧靜以至孔子作成春秋而襃貶著而亂臣賊子於是乎恐懼之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說在上篇詳矣孟子言如是則無父無君者是周公所欲膺擊而伐之也我今亦欲正其人心息滅其邪說距止其險陂之行放逐其淫辭以奉承

禹周公孔子三聖者豈我好與楊墨之辯哉是我不得已故當與之爭辯也然而能言距止楊墨之道者是亦為聖人之徒黨也故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注堯使禹治洪水通九州至消盡也○正義曰禹通九州者蓋始自堯所都冀州而起遂從東南通於兖州兖州既達又東南通於青州青州既達又從南通於徐州徐州既達又南通於揚州揚州既達又西通於荆州荆州既達又從荆而北通於豫州豫州既達又從豫而西通於梁州梁州既達又從梁而北通於雍州雍州既達於是又通乎冀州冀州乃帝都也凡此皆是禹通之耳注奄東方無道國至王來自奄○正義曰案鄭玄云奄國在淮夷之北裴駰亦引而證史記云伐奄者孔安國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國又叛成王東伐淮夷遂滅奄而徙其君五月自奄還至鎬京是王自奄也云飛廉紂諛臣案史記云飛廉乃顓頊之

苗裔也飛廉善走其子惡來惡來有力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伐紂并殺之是矣舜放四罪所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凡此是也注禹稷胼胝周公仰思仲尼皇皇○正義曰經云禹稷手足胼胝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揚雄云仲尼皇皇是也凡此蓋言皆能勤於為生民耳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注匡章齊人也陳仲子齊一介之士窮不茍求者是以絕糧而餧也螬蟲也李實

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目不能擇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注巨擘大指也比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指中大者耳非大器也蚓丘蚓之蟲也充滿其操行似蚓而可行者也蚓食土飲泉極廉矣然無心無識仲子不知仁義苟守一介亦猶蚓也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

樹與是未可知也注孟子問匡章仲子豈能必使伯夷之徒築室樹粟乃居食之邪抑亦得盜跖之徒使作也是殆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注匡章曰惡人作之何傷哉彼仲子身自織屨妻緝纑以易食宅耳緝績其麻曰辟練其麻曰纑故云辟纑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避兄離母處於於陵注孟子言仲子齊之世卿大夫之家兄

名戴爲齊卿食采於蓋祿萬鍾仲子以爲事非其君行非其道以居富貴故不義之竄於於陵也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顣曰惡用是鶂鶂者爲哉注他日異日也歸省其母見兄受人之鵝而非之已仲子也頻顣不悅曰安用是鶂鶂者爲乎鶂鶂鵝鳴聲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鶂鶂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

充其操者也注異日母食以鯢不知是前所頻顣者也兄疾之告曰是鶃鶃之肉也仲子出門而哇吐之孟子非其不食於母而食妻所作屨纑易食也不居兄室而居於於陵人所築室也是尚能充人類乎如蚓之性然後可以充其操也是以孟子喻以丘蚓而比諸巨擘而已音義蜡音曹匍音蒲匐蒲北切咽音宴擘博厄切惡音烏下惡用同辟音劈纑音盧蓋丁張並音盍鶃張云與鶂同已頻顣丁上音紀頻亦作嚬同下子六切鶃五歷切鶃也哇丁張並於佳切母食之食音飼

疏正義曰此章言聖人之道親親尚和志士之操耿介特立可以激濁不可常法者也匡章曰陳仲子豈不

誠廉士哉至目有見者匡章齊國之人也仲子齊國一介之士也匡章謂孟子曰陳仲子之為人豈不誠為廉士者哉言仲子居處於於陵之地三日無食故不求食以至飢餓使耳聾而無聞目盲而無見井里之上有李果為螬蟲所食者其實已過半矣但匍匐往而取食之食至三吞然後耳方有所聞而不聾目方有所見而不盲言仲子之至如此之甚尚不肯苟求於人是所謂豈不誠廉潔之士哉孟子曰於齊國之士至下飲黃泉孟子荅之以謂於齊國之衆士中吾必以陳仲子但如指中之大者耳雖然大指又安能為廉潔之士哉如充滿其仲子之操守則必似立蚓而後可行也故蚓但上食其槁壤之土下飲其黃泉之水是謂極廉矣今仲子所居處之屋且以為伯夷之所築而居之歟抑亦即盜跖為利者之所築而居歟仲子所食之粟米且以伯夷之所種而食歟抑亦即為盜跖者之所種而食歟故孟子以此問之匡章乃曰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歟抑

亦盜跖之所築歟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歟抑亦盜跖之所樹歟然孟子必以伯夷言之又必以盜跖言之者蓋謂伯夷之清最為潔者盜跖最為貪利者而仲子必不能使伯夷之徒築室樹粟乃居食之也但亦盜跖所築樹而居食之也豈足謂之廉士哉故曰是未可知也以其但亦盜跖所築樹也殆未可得而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匡章又言於孟子曰此何傷於仲子為廉哉言雖盜跖之徒而築樹之而仲子所居食之亦不足傷害仲子為廉潔之士矣以其彼仲子親織其草屨妻緝績其麻以更易室與粟而居食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至蚓而後可充其操者也孟子又言仲子者乃齊國世卿大夫之家也其仲子之兄名戴者食采於蓋之邑祿受萬鍾之秩仲子乃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以兄所居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遂逃避其兄離去其母而自處於於陵於陵齊之別邑也異日歸省

其母見有饋遺其兄之生鵝者乃頻顣不悅而言曰安用是鶂鶂者為饋哉又至異日其仲子之母乃殺此鵝與仲子而食之其仲子之兄自外而歸至見仲子食此鵝肉乃疾告之曰此是前日所饋我鶂鶂者之肉也仲子覺為鵝肉出門外哇而吐之以其母所殺之食而且不食乃食於妻子所辟纑而易所食而食之以兄所居之屋而且不居乃以於陵之人所居之屋而居之如此尚何能充為人之類乎若仲子者但如蚓之性然後可充其所操也孟子意謂仲子之廉以此是不足為廉者矣人安可得而法之邪匡章子所以言仲子為廉士者以其欲則法之宜孟子以是言而比喻巨擘丘蚓之類而排拒之也巨擘大指也注緝績其麻曰辟練麻曰纑

○正義曰釋名云辟分辟也纑布縷也是知為緝績練麻也注食采於蓋○正義曰蓋齊之下邑也公孫丑之篇亦有說焉

孟子注疏卷六下

孟子注疏卷六下考證

不見諸侯章疏亦復視其亡而往謝之也○監本脫視字今從閣本增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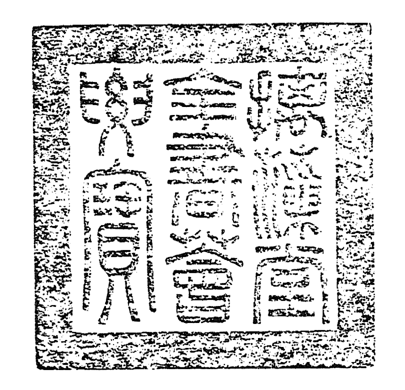
外人皆稱夫子好辯章天下之生久矣節注巢下者於樹上為巢○巢一本作橧

書曰洚水警余節注尚書無逸篇○今見大禹謨篇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節注閑習也○朱子作閑邪之閑不作習解

臣章曰陳仲子章已頻顣注已仲子也○臣宗楷按四書辨疑云已當作巳與以同音謂初見所饋生鵝固已頻顣而惡之矣接下他日意有倫次巳字文亦自

孟子注疏卷六下考證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録監生臣浦　焴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孟子注疏卷七上下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九百四十四　經部

孟子注疏卷七上

漢趙氏注　宋孫奭音義并疏

離婁章句上注離婁者古之明目者也葢以為黄帝之時人也黄帝亡其玄珠使離朱索之離朱即離婁也能視於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然必須規矩乃成方圓猶論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以名篇疏正義曰前章首論滕文公問以古道故以滕文公為篇題次於公孫丑問政謂其為政莫大於反古也然則此篇葢

子首言離婁之明故以目為篇題次於滕文公問以古道是亦反古道者莫大乎明也遂次滕文公之篇所以揭離婁為此篇之題此篇凡六十一章趙氏分之以為上下卷此卷只有二十八章而已一章言雖有巧智猶須法度二章言法則堯舜鑒戒桀紂三章言安仁在於為仁惡弗去則患及其身四章言行有不得於人反求諸身責己之道也五章言天下國家本正則立本傾則踣六章言巨室不罪咸以為表德之流行可充四海七章言遭衰逢亂屈服强大據國行仁天下無敵八章言人之安危皆由於己九章言水性趨下民樂歸仁十章言曠仁舍禮自暴棄之道也十一章言親親敬長近取諸己十二章言事上得君乃可臨民信友悅親本在於身十三章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十四章言聚斂富民棄於孔子重人命之至者十五章言知人之道十六章言人君恭儉率下移風人臣恭儉明其廉忠十七章言權時之義嫂

溺援手十八章言父子至親相責離恩易子而教相成以仁十九章言上孝養志下孝養體二十章言小人為政不足間非君正國定下不邪佞二十一章言不虞獲譽不可為戒求全受毀未足懲咎二十二章言言出於身不惟其責則易之矣二十三章言人患在為師二十四章言尊師重道二十五章言餔啜沈浮君子不與二十六章言無後不可二十七章言仁義之本在孝悌二十八章言天下之富貴不若得意於親其餘三十三章分在下卷不無叙焉注離婁至題篇○正義曰莊子天地篇云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山南望而歸遺其元珠使知索之不得使離朱索之蓋其人也離朱即離婁也論語第七篇首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是其旨也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

注公輸子魯班魯之巧人也或以為魯昭公之子雖天下至巧亦猶須規矩也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注師曠晉平公之樂太師也其聽至聰不用六律不能正五音六律陽律大簇姑洗甤賔夷則無射黄鍾也五音宫商角徵羽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注當行仁恩之政天下乃可平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注仁心性仁也仁聞仁聲逺聞也雖然猶須行先王之道使

百姓被澤乃可為後世之法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注但有善心而不行之不足以為政但有善法度而不施之法度亦不能獨自行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注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所行不過差矣不可忘者以其循用舊故文章遵用先王之法度未聞有過者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注盡已目力續以其四者方員平直可得而審知

故用之不可勝極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注音須律而正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注盡心欲行恩繼以不忍加惡於人之政則天下被覆衣之仁也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注言因自然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注仁者能由先王之道不仁逆道則自播揚其惡於衆人也上無道揆也下

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注言君無道術可以揆度天意臣無法度可以守職奉命朝廷之士不信道德百工之作不信度量君子觸義之所禁謂學士當行君子之道也小人觸刑愚人罹於密網也此亡國之政然而國存者僥倖耳非其道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注言君不知禮臣不學法度無以相檢制則

賊民興亡在朝夕無復有期日言國無禮義必亡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注詩大雅板之篇天謂王者蹶動也言天方動女無敢沓沓但為非義非禮背先王之道而不相匡正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注人臣之道當進君於善責難為之事使君勉之謂行堯舜之仁是為恭臣陳善法以禁閉君之邪心是為敬君言吾君不肖不能

行善因不諫正此為賊其君也故有恭敬賊三者之義

音義 簇音奏洗音銑射音亦徵陟里切仁聞音問注同衣於既切揆度大各切後章注不度同度量丁竝去聲僥古堯切辟音闢蹶俱衛切泄弋制切沓徒合切女音汝

疏 正義曰此章言雖有巧智猶須法度固由先王禮義為要不仁在位播越其惡誣君不諫謂之賊明上下相須而道化行也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者公輸子魯般魯之巧匠也孟子謂離婁明雖足以察秋毫之末公輸子其性雖巧然不以規矩之度不能成其方員之器規所以員也言物之員者皆由規之所出也矩所以方也言物之方者皆由矩之所出也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者師曠樂官名也孟子又謂師曠其耳雖聽善能聽音然不得六律以和之固不能正其五音也六律五音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鐘是六律也宮商角徵羽是五

音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者堯舜二帝唐虞之盛者也然而不以仁政而施於天下故不能平治天下而享無為之功矣以其天下平治由仁政之施也如物之方員必自規矩之所出五音之正由六律以和之者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者孟子言今之人君雖有仁人不忍之心又有仁聲而遠聞四方然而民皆不得霑被其恩澤不可為後世之所法者以其不行古先王之道而治之也無他蓋以先王之道有恩澤足以被民其法可為後世取象故也苟不行先王之道雖有仁心仁聞亦若離婁之明師曠之聰堯舜之道不得以規矩六律仁政為之亦無如之何也已矣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者此孟子言至於此所以復言之者也徒善不足以為政蓋謂雖有先王之道而為之善然而人不能用而行之是徒善不足以為政也徒法不能以自行蓋謂雖有規矩六律之法然而人不能因而用

之是徒法不能以自行也以其規矩六律之法不能自行之必待人而用之然後能成其方員正其五音也堯舜之道自不足以為之政必待人而行之然後能平治天下而為法於後世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者孟子引大雅假樂之篇文而云也蓋謂不愆違不忘去其故舊典章皆循而用之未有過失者也故復言之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典章者即先王之法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者孟子又言聖人既竭巳目力而視續以規矩準繩而為方員平直故其用之不可勝極也蓋規所以能員矩所以能方準所以能平繩所以能直故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者孟子又言聖人既已盡其耳目而聽之又續以六律而正五音故其用亦不可勝極也蓋六律所以正五音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者孟子又言聖人既已能盡心之所思

慮續以施其不忍人之政則仁恩德澤足以覆蓋於天下矣無他以其仁恩廣大矣故云覆天下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者孟子言至於此又所以復言之者也蓋譬言人之欲為高者必因其丘陵而為之也為下者必因其川澤而為之耳無他以其丘陵之山其本高矣川澤之地其本下矣言為政於天下者而不因先王之道為之豈足謂之智者乎言不可謂之智矣以其先王之道是為之所本焉故智足以有知苟為政而不知以先王之道為本豈謂之智乎大抵孟子言規矩準繩六律者皆譬為政而言也抑亦知孟子長於譬喻者歟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者孟子於此畢其譬喻乃曰是以惟仁者之君宜其處高位為尊也不仁之君而處高位是其處高位而播揚其惡於人民之衆矣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者孟子言上之為

君無道術以表率其下下之為臣無法度以守其職朝廷之士皆不信其道德百工之作皆不信其度量君子之人以之觸義之所禁小人之人以之犯冒其刑憲然而如此而國尚存而不亡者以其僥倖得存焉必云幸也盖少有存者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者孟子言至此所以復言之也故云城郭頹壞而不完兵甲之器少此非為國之災害也田野荒蕪而不開闢貨財竭盡而無貯聚此非為國之害也然而上之為君無禮法以撿制下之為人臣不學法度以守職賊民相殺戮以之興起是則國之喪亡俱在朝夕無復有日矣詩云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者自天之方蹶至泄泄猶沓沓也是詩大雅板之篇詩也自事君至沓沓也是孟子自解上云沓沓之義也其詩蓋言王者方動而為非為之臣者無更沓沓但復為

非禮義以事其王者也故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蹶動也天謂王者也泄泄則沓沓是也孟子復自解之言事君以無義之事事之其進退無禮節其言則非先王之道而為言者是若沓沓者也以其當匡正其君君不可復長君之惡耳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者孟子言至於此所以又復言之者也故云君之有難惡當責之以善能責君難惡以為之善是為恭臣恭其君也陳之以善事而閉其君之邪心是謂敬其君者也如不責君之難不陳善而閉君之邪而乃曰我君不能行善因不諫正之者是謂殘賊其君者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注公輸子至規矩也○正義曰案淮南子云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見楚王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工作為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為弗取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

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乃偃兵不攻是公輸即魯般也或云是魯昭公之子也注師曠晉平公之樂太師至羽也○正義曰案呂氏春秋云晉平公鑄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為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不調臣竊為耻之至師涓果知鐘之不調是師曠善聽為晉平公之樂師也云六律陽律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鍾案律歷志云呂不韋春秋言黃鍾之宮律之本也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下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淮南王安延致儒生博士亦為律呂云黃鍾之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位在子太蔟之數七十二姑洗之數六十四蕤賓之數五十七夷則之數五十一無射之數四十五以黃鍾太蔟為商姑洗為角生應鍾不比正音故為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為

繆曰冬至音比林鐘浸以濁曰夏至音比黃鐘浸以清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甲子大呂之徵也丙子夾鐘之羽也戊子黃鐘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其為音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五日以當一歲之日故律之數天地之道也凡此則以律正五音之謂也注詩大雅假樂之篇〇正義曰箋云愆過也率循也言成王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典之文章舊典謂周公之禮法也注云詩大雅板之篇〇正義曰箋注云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箋云天斥王也王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方更變先王之道無沓沓然為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意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注至極也人事之善者莫大取法於聖人猶方員須規矩也欲為

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注堯舜之為君臣道備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注言舜之事堯敬之至也堯之治民愛之盡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注仁則國安不仁則國危亡甚謂桀紂不甚謂幽厲厲王流于彘幽王滅於戲可謂身危國削矣名之謂謚之也謚以幽厲

以章其惡百世傳之孝子慈孫何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注詩大雅蕩之篇也殷之所鑒視近在夏后之世耳以前代善惡為明鏡也欲使周亦鑒于殷之所以亡也音義厲王流於彘丁音滯韋昭曰彘晉地漢為縣屬河東

案史記周厲王立三十年暴虐侈敖國人謗王王殺謗者三十四年民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襲王王奔彘

戲音羲遠于願切疏正義曰此章言法則堯舜鑒戒桀紂也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者孟子言規矩之度其為方員之至者也謂之至者以其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聖人是為人倫之至者亦

然人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是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者孟子言凡欲

為人君者當盡其為君之道也凡欲為人臣者當盡其為臣之道也此二者在皆則法堯舜而已矣以堯舜所為君臣之道備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者言為人臣者如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是不尊敬其君者也為人君者如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是殘賊其民者也舜所以事堯者盡其義之道也堯之所以治民者盡其仁之道也義所以敬其君者也仁所以愛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者孟子言孔子有曰道有二是仁與不仁為二而已暴虐其民以至於甚極則身必為下之所殺而國必喪亡矣不至於極甚則身必危難而國必減削謚之曰幽厲之君既謚為幽厲以章惡於後世雖有孝子慈孫所出亦不能改此謚也厲王但止於流彘幽王減於戲是謂身危國削矣如身弒國亡而孟子不止歸於

人名者以其被所殺戮國已喪亡足以章其惡固不待為謚而彰之矣如桀紂者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者蓋詩大雅蕩之篇文也其詩已謂殷之世所以鑒視在近而不遠者以其即在夏后之世是也以其前代善惡足以為明鏡而可鑒也孟子所以云此之謂也者蓋欲使周之時亦鑒於殷之所以亡也注堯舜之為君臣道備○正義曰書云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蓋為君之道盡於此矣是君道之備也舜自玄德升聞以之事堯而慎徽五典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其後坐常見堯於牆食常見堯於羹蓋為臣道盡於此矣是臣之道備也注桀紂幽厲○正義曰按史記本紀云桀為虐政淫荒湯伐之於是桀敗於有娀之墟湯王乃改正朔易服色是為湯王為殷之始王又云紂資辨捷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好酒淫樂醢九侯脯鄂侯武王東伐至於盟津伐紂紂兵敗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赴火而死武

王遂斬紂頭懸之白旗殷民大悅武王於是為天子以為周之始王又云厲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之於是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韋昭曰彘晉地也漢為縣屬河東今曰永安是也厲王終死於彘於是太子靜即位是為宣王宣王崩子幽王宮湼立幽王以褎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乃為爕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爕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褎姒乃大笑幽王悅之為數舉爕火其後不至不信諸侯益不至幽王以虢石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爕火徵兵兵不至遂殺幽王驪山下汲冢紀年曰湯滅夏以至于紂二十九王凡四百九十六年自武滅紂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注詩大雅蕩之篇○正義曰箋云此言殷之明鏡不遠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後武王誅紂今之王何以不用為之戒孟子於此所以引之以戒其時之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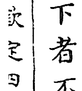
臣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注三代夏商周國謂公侯之國存亡在仁與不仁而已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由惡醉而強酒注保安也四體身之四肢強酒則必醉也喻惡亡而樂不仁也音義惡烏故切下惡醉喻惡皆同樂音洛此卷内皆放此惟後章樂正樂之實禮樂即音岳強其丈切下注同

疏正義曰此章言人所以安莫若為仁惡而弗去患必及身自上達下而其道一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

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者孟子言夏商周三代之王其所以得天下也以其皆以仁存心為政於天下而得之也。三代之中其有以失天下者以其不仁故失之也以至公侯之國所以有廢而不興有興而不廢者亦如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失天下也以不仁也以其皆在於仁道而已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者孟子言為天子者不為仁則不能安其四海諸侯不為仁則不能安其社稷卿大夫不為仁則不能安其宗廟士庶人不為仁則不能安其四體四體身之四肢也天子守四海諸侯守社稷卿大夫守宗廟士庶人守其身故各因其所守而言也今天下之人皆知疾惡其死亡而以樂為不仁是若惡其醉酒而以強飲其酒耳亦謂惡濕而居下之意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注反其仁已仁猶未至邪反其智已智猶未足邪反其敬已敬猶未恭邪反求諸身身已正則天下歸就之服其德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注此詩已見上篇其義同音義治人不治張云上直之切將理之義也下直吏切已理之義也後皆放此行張下孟切下正行皆同疏正義曰此章言行有不得於人反求於身改行之行皆同疏正義曰此章言行有不得於人反求於身正是為責已之道也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至而天下歸之者孟子言愛人而人不親之必吾仁有所未至也故當反已責之治其人



而人不治者必吾之智有所未盡也故當反已而責之也禮接於人而人不以禮報答之必吾之敬有所未至也故當反已而責之也凡所行有不得於人者皆當反求諸已而已以其身之所有未至也故當自反而責之葢以身先自治而正之則天下之人皆歸之而服其德也如顏淵克已而天下歸仁焉是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已說於上篇此固不說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注恒常也人之常語也天下謂天子之所主國謂諸侯之國家謂卿大夫之家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注治天下者不得良諸侯無以為本治其國者不得良卿大夫

無以為本治其家者不得良身無以為本也是則本正則立本傾則踣固在所敬慎而已

音義 踣朋北反

疏 正義曰此章言天下國家各依其本本正則立本傾則踣也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者孟子言人之所常言皆曰天下國家也天子有天下公侯有國大夫有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者言天下之根本獨在於公侯為之根本也公侯之根本又在卿大夫為之根本也卿大夫之根本抑又在於私身為之根本也如大學有云欲明明德於天下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必先修其身此其意也云天下國家者天子有天下謂之天下諸侯有國謂之國然有國者不可以稱天下有天下者或可以稱國故諸侯謂之邦國天子謂之王國國字文從或又從圍為其或之也故圍之也至於家則自天子達於庶人未嘗不通稱之矣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注巨室大家也謂賢卿大夫之家人所則效者言不難者但不使巨室罪之則善也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注慕思也賢卿大夫一國思隨其所善惡一國思其善政則天下思以為君矣沛然大洽德教可以滿溢於四海之内也音義沛普害反疏正義曰此章言天下傾心思慕向善巨室不罪咸以為表德之流行可以充四海也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者巨室謂卿大夫之家也孟子言為政於天下易而不難也但不得罪於卿大夫之家也以其卿大夫之家以上則近

君而君所待以輔弼以道則近民而民待以視效故君之言動其是非可得而刺也國之政令其得失可得而議也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君民之從違而係之也故為君不得罪於卿大夫則為政可以行天下矣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者言卿大夫之所思慕也一國亦隨而思慕之一國所思慕則天下亦隨而思慕之故沛然大洽其上之德教可以充溢乎四海如東注之水沛然流溢乎四海也此言四海猶中國則謂之天下夷狄則謂之四海耳孟子之意蓋欲當時國君為政直其道正其心使卿大夫慕之而不去則遠近雖異方莫不均慕之此德教所以溢乎四海亦如傳云大夫者近者視而做之遠者望而效之蓋其意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

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注有道之世小德小賢樂為大德大賢役服於賢德也無道之時小國弱國畏懼而役於大國强國也此二者天時所遭也當順從之不當逆也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吴注齊景公齊侯景謚也言諸侯既不能令告鄰國使之進退又不能事大國往受教命是所以自絕於物物事也大國不與之通朝聘之事也吴蠻夷也時為强國故齊侯畏而恥之泣涕而

與為婚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注今小國以大國為師學法度焉而恥受教命不從其進退譬猶弟子不從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注文王行仁政以移殷民之心使皆就之今師效文王大國不過五年小國七年必得政於天下矣文王時難故百年乃洽今之時易文王由百里起今大國乃踰千里過之十倍有餘故五年足以為政小國差之故七年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注詩大雅文王之篇麗億數也言殷帝之子孫其數雖不但億萬人天既命之惟服于周殷之美士執祼鬯之禮將事於京師若微子者膚大敏達也此天命之無常也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注孔子云行仁者天下之衆不能當也諸侯有好仁者天下無敢與之為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

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注詩大雅桑柔之篇誰能持熱而不以水濯其手喻其為國誰能遠仁而無敵於天下也

音義令力政反女丁去聲以女妻人曰女祼音灌暢丁云謂鬯酒也好呼報切下好仁好為皆同濯張直角切丁作淪音樂

疏正義曰此章言遭衰逢亂屈伏強大據國行仁天下莫敵雖有德衆無德不親執熱須濯明不可遠仁也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者孟子言天下有治道之時小德樂為大德小賢樂為大賢故小德役服大德小賢役服大賢以其德之得於已者有多少故有大德小德以其賢之賢於人也有遠近故有大賢小賢天下有道則論德而定位故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而亂則小國弱國畏懼而役於大國強國以其力有小大勢有強

弱故有小有大有弱有强天下無道則力勝德勢勝賢故小役大弱役强言二者皆天使然也順其天者故存逆其天者故亡以其所遭之時然也故當順而不當逆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絶物也涕出而女於吳者孟子引齊景公謂諸侯既不能以令制鄰國又不能受命以制於鄰國是自絶於交通朝聘之事也於是景公泣涕以女事於吳是時吳為强大也故女於吳此乃小役大弱役强者也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者言今也為之小國者既以師其大國而羞恥受大國之命焉如此是若為之弟子者以羞恥受教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者言如恥受命於大國莫若師法文王也如師法文王則大國不過五年小國不過七年必能為政行於天下矣以言其時之易也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者此蓋

詩大雅文王之篇文也孟子所以引此者蓋言其天命靡常惟德是親之意也其詩言商王之子孫雖相附麗而不足以為强雖數至億而不足以為衆至文王膺受上天之駿命而商之孫子乃為君侯於周之九服中然為君處服於周是天命靡常惟德是親也不特商之子孫如此其為殷之侯者為壯美之士亦莫不執祼鬯之禮而皆助祭于周之京師也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者言孔子有曰為仁者不可為衆而當之也夫國君能好仁則天下無敢與之敵也今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者言今也欲為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為之是若持其熱物而不以濯也濯者以水濯其手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蓋詩之大雅桑柔之篇文也孟子於此所以引之以蓋謂詩有云言誰能持其熱物往而不以水濯手也以其執熱須濯手於水也如欲無敵於天下必須為仁也注齊景公齊侯景謚也至為婚○正義曰云景謚也者

案史記云靈王十六年齊莊公母弟杵臼立是為景公在位五十八年卒謚曰景地近荆蠻故注云蠻夷也注詩大雅至無當也○正義曰箋云麗數也于於也言商之子孫其數不徒億多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為君於周之九服中言衆之不如德也九服案周禮九服云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人也毛注云殷士殷侯也膚美也敏疾也祼灌鬯也將行也鄭云祼謂以圭瓚酌鬱鬯以獻尸也瓚如槃大五升口徑八寸深二寸其柄用圭是也注詩大雅桑柔之篇○正義曰箋云當如手持熱物之用濯亦猶治國之道當用其賢人者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注言不仁之人以其所以為危者反以為安必以惡見亡而樂行其

惡如使其能從諫從善可與言議則天下何有亡國敗家也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注孺子童子也小子孔子弟子也清濁所用尊卑若此自取之喻人善惡見尊賤乃如此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注人先自為可侮慢之行故見侮慢也家先自為可毀壞之道故見毀也國先自為可誅伐之

政故見伐也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注已見上篇說同音義菑音災浪音郎夫音扶下同孽魚列切疏正義曰此章言人之安危皆由於已也孟子曰不仁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者孟子言不仁之人可與言哉言不可與之言也以其不仁之人以危為之安以菑為之利樂行其所以亡者也如不仁而可以與言議以其能從諫從善也如此則何有亡國敗家者哉言不能亡國敗家也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者子曰至自取之也者孟子言有孺子歌詠曰滄浪之水清兮則可以洗濯我之纓滄浪之水渾濁兮則可以洗濯我之足以其纓在上人之所貴水清而濯纓則清者人之所貴也足在下人之所賤水濁而濯足則濁者人之所賤也孔子曰小子當

聽之清斯濯其纓濁斯濯其足貴賤人所自取之也孺子童雅也小子則孔子稱弟子也清斯喻仁濁斯喻不仁言仁與不仁見貴賤亦如此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者孟子言夫人苟自為可侮之事然後人從其事而侮慢之家自為可毀譭之事而後人從而毀譭之國必自為可誅戮之事而人然後從而誅戮之斯亦自取之謂也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者已說在上篇注云如臨深淵戰戰恐懼也○正義曰此葢詩之小雅小旻之篇文也注云戰戰恐懼也趙氏放之而已

孟子注疏卷七上

孟子注疏卷七上考證

離婁章句上疏此篇凡六十一章趙氏分之以為上下卷○閣本誤作六十章今改正

疏其餘三十三章○閣本訛三十二章今改正

離婁之明○臣齊燾按孟子纂箋引趙岐注離婁黄帝時人莊子黄帝亡其玄珠使離朱索之即離婁也今本並無此文

又是為敬君○監本訛是勉之君今改正

疏君子之人以之觸義之所禁○禁監本訛具今改正

規矩方員之至也章注堯舜之為君臣道備疏其後坐常見堯於牆○坐監本訛生今改正

注桀紂幽厲疏武王於是為天子以為周之始王○監本以為周之下脫始字以為周之始王下衍以為天子四字今從閣本删

又子幽王宫涅立○宫涅監本訛宮湼今改正

三代之得天下章疏亦謂惡濕而居下之意也○此句

上監本有論語孔子四字係衍文今從閣本刪

愛人不親章注反其仁已仁猶未至邪反其敬已敬猶

未恭邪○兩猶字監本俱訛獨今改正

天下有道章注既不能令告隣國使之進退○隣監本

訛大今改正

不仁者章滄浪之水清兮○臣宗楷按倪氏曰漢水東

為滄浪之水見禹貢酈道元云武當縣北四十里有

滄浪洲漢水古為滄浪即漁父所云滄浪之水今滄浪水合流出北界山葢後人名之非古滄浪

疏末注云如臨深淵至放之而已○共五句係他章之注錯襍於此

孟子注疏卷七上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九百四十五　經部

孟子注疏卷七下

漢趙氏注　宋孫奭音義并疏

離婁章句上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注失其民之心則天下畔之簞食壺漿以迎武王之師是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

施爾也注欲得民心聚其所欲而與之爾近也勿施行其所惡使民近則民心可得矣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為淵敺魚者獺也為叢敺爵者鸇也為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注民之思明君猶水樂卑下獸樂壙野敺之則歸其所樂獺獱也鸇土鸇也故云諸侯好為仁者敺民若此也湯武行之矣如有則之者雖欲不王不可得也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

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注今之諸侯欲行王道而不積其德如至七年病而卻求三年時艾當畜之乃可得以三年時不畜藏之至七年欲卒求之何可得乎艾可以為灸人病乾久益善故以為喻志仁者亦久行之不行之則憂辱以陷死亡桀紂是也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注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辭也胥相也刺時君臣何能為善乎但相與為沈溺之道也音義走壙張音

奏下音贖為于偽切下為叢為湯為之為無後皆同敺音驅鸇諸延切埤音卑獱音頻獺別名卒子忽切後章同

卒至

疏正義曰此章言水性趨下民樂歸仁桀紂敺使就其君三年之艾畜而可得一時欲仁猶將沈溺所以明鑒戒也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至心也者孟子言桀紂失亡天下是失其民失其民乃是失其民之心也得天下有道至勿施爾也者言人君所以得天下有其道也得其民斯為得天下矣所以得其民有道者得其民之心斯為得民矣所以得其心有道在民所欲而與之聚之民之所惡而勿施於民則近得其民心矣民之歸仁也至不可得已者言民之歸親於仁人之君如水之歸就於下獸之樂趨於廣野矣故為淵而敺聚其魚而歸之淵者是獺為之敺矣為叢木而敺聚其爵而歸之叢者是鸇為之敺也為湯王武王而敺聚其民而歸之湯武者是桀與紂也今夫天下為之君者有能好行其仁政則天下之諸侯皆為敺聚其民而歸

之亦如獺為淵敺魚鸇為叢敺爵者而歸之矣如此雖欲不為王不可得而不為耳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至於死亡者言今之國君欲為王者如七年之病欲卒而求討三年之艾草也茍為巳前不積雖終身而死亦不得此三年之艾也若茍不志仁於久雖終一身憂辱亦以陷於死亡之地矣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葢詩之大雅桑柔之篇文也葢言何能為之善乎但相與及其沈溺於患難也孟子所以言此者欲時君在於久行其仁不但欲為之王然後乃行之耳注獺獱也鸇土鸇也○正義曰案釋名云獺形如猫居水食魚者也獺獱之屬也鸇鷂之屬也能食鳥雀○詩大雅章桑柔之篇○正義曰此詩蓋芮伯刺厲王之詩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

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

也注言人尚自暴自棄何可與有言有為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注曠空舍縱哀傷也弗由居是者是可哀傷也音義舍音捨注同

疏正義曰此章言曠仁舍禮自暴棄之道也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者孟子言人之有為自暴者不可與之言議也有為自棄者不可與之有所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者此蓋孟子自解自暴自棄之言也仁人之安宅也至哀哉者孟子言仁道乃人之所安之宅舍也義乃為人之正路也今有空曠其此宅而不安居之捨去此正路而不行之者是可得而哀傷之者也此孟子所以有是而言於當世也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注邇近也道在近而患人求之遠也事在易而患人求之難也謂不親其親以事其長故其事遠而難也音義長其長並張丈切注及下同疏正義曰此章言親親敬長近取諸已則邇而易者也孟子曰至天下平者孟子言道在近而人乃求之於遠事在易而人乃求之於難但人人親愛其所親敬長其所長則天下即太平大治矣親親即仁也長長即義也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

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注言人求上之意先從已始本之於心心不正而得人意者未之有也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注授人誠善之性者天也思行其誠以奉天者人也至誠則動金石不誠則鳥獸不可親狎故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疏正義曰此章言事上得君乃可臨民信友悅親本在於身也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者孟子言居下位而為君上之臣者而不見獲於上則民故

不可得而治之也以其上之所以得民者乃治也獲於上有道至不誠其身者言獲於上者有其道如不信於友則弗獲於上矣以其君之所以願乎臣者忠也如臣弗信於友則其忠不足稱矣此所以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其道如事其親而弗悅其親則亦弗信於友矣以其友之所以資於已者仁也如事親弗悅則其仁不足稱矣此所以弗信於友矣悅親有其道如反已而不誠則弗悅於親矣以其親之所望於已者孝也如反身不誠則其孝不足稱矣此所以不悅於親矣誠身有其道如不能明乎善則不誠其身矣以其所謂誠者亦明乎在我之善而已如不明其善則在我之善有所未明又安知所謂誠故不明乎善則不誠其身矣由此推之則信於友是獲於上之道也悅親是信於友之道也誠身是悅親之道也而明乎善者是又誠身之道也是故誠者天道也思誠者人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者孟子言此故誠者是天授人誠善

之性者也是為天之道也思行其誠以奉天是為人之道也然而至誠而有不感動者必無也故曰未之有也不至誠而能感動之者亦必無也故曰未有能動者也○正義曰論語云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是曾子三省之事也大雅矜矜此蓋荀卿之言然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濵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注伯夷讓國遭紂之世辟之隱遁北海之濵聞文王起興王道盍歸乎來歸周也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濵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注太公呂望也亦辟紂世隱居東海曰聞西

伯養老二人皆老矣往歸文王也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注此二老猶天下之父也其餘皆天下之子耳子當隨父二父往矣子將安如言皆歸往也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為政於天下矣注今之諸侯如有能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間必足以為政矣天以七紀故云七年文王時難故久衰周時易故速也上章言大國五年者大國地廣人衆易以行善故五年足以治也

音義焉于虔切下章焉虔同

疏正義曰此章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七年為政以勉諸侯者也孟子曰伯夷辟紂至養老者孟子言伯夷辟紂之世乃辟紂而逃遁居於北海之畔後聞文王作興而起王道乃曰盍歸乎來歸周也我聞之西伯善養其耆老者也太公辟紂至養老者孟子又言太公辟紂之亂而辟居於東海之畔後聞文王興起乃曰盍歸乎來歸周也我聞西伯善養其耆老者也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至其子焉往者言伯夷太公二老乃天下之大老也猶父也而皆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天下之父既歸之其為天下之子又焉往是必皆歸之也注伯夷讓國至歸周也○正義曰案太史公云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後因叩馬諫武王武平殷亂二人恥食周粟隱於首陽山且餓死焉孔子云伯

夷叔齊餓于首陽山之下是也又云太公望東海之上人也或云處士隠海濵周西伯招吕尚吕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注云天以七紀故云七年○正義曰書云五紀曰嵗月日星辰歴數今云七紀者案魯昭公十年左傳云天以七紀杜注云二十八宿四七是其㫖也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注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季康子宰家臣小子弟子也孔子以冉求不能改季氏使從善為之多斂賦粟故欲使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伐責讓之曰求非我徒疾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况於為之强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注孔子棄富不仁之君者况於爭城爭地而殺人滿之乎此若率土地使食人肉也言其罪大死刑不足以容之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注孟子言天道重生戰者殺人故使善戰者服上刑上刑重刑也連諸侯合從者也罪次善戰者辟草萊任土地不務修德

而富國者罪次合從連橫之人也音義辟音闢任如禁切合從之從音縱

疏正義曰此章言聚斂富民棄於孔子重人命之至也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至攻之可也者孟子言冉求為季氏之家臣不能佐君改於其德以為治國而乃聚斂其粟倍過於他日孔子責之曰求非我之徒弟也乃令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至罪不容於死者孟子言由此冉求賦斂觀之以孔子所攻則今之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是皆棄之於孔子者也又況為之強戰爭地以戰而殺人至於盈滿其野爭城以戰而殺人至於盈滿其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之肉也其罪必不容於死以其罪大雖死刑不足以容之也故善戰者服上刑至任土地者次之者孟子又言故善能為陳而戰者服於上刑上刑重刑也合從連橫之諸侯罪次之以其罪次於善戰之上刑也務廣開闢草萊而任土地不務脩德者又次之以其

又次連橫合從之諸侯者刑也注求孔子弟子至疾之也○正義曰案史記弟子傳云冉求字子有鄭氏曰魯國人又案論語云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孔安國云冉求為季氏宰為之急賦稅鄭注云小子門人也云季氏魯卿季康子者案左傳云季康子魯卿季孫肥謚曰康謚法曰安樂撫民曰康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注眸子瞳子也存人存在人之善惡也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注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注廋匿也聽言察目

言正視端人情可見安可匿之哉音義眸音牟瞭音了眊音耄廋音搜

疏正義曰此章言目為神候精之所在存而察之善惡不隱也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者孟子言存在於人者莫貴乎眸子眸子目瞳子也眸子不能蓋掩人之惡也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者言人胷中正而不邪則眸子於是乎明瞭明也胷中不正則眸子蒙蒙而不明眊不明也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者言知人之道但聽其言觀其眸子明與不明則人可見又安可廋匿之哉此孟子言知人之道但觀人之眸子耳注眸瞳子瞭明眊不明之貌○正義曰是皆蒙釋文而言之也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注為恭敬者不侮慢人為廉儉者不

奪取人有好侮奪人之君有貪陵之性恐人不順從其所欲安得為恭儉之行也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注恭儉之人儼然無欲自取其名豈可以和聲音笑貌強為之哉音義惡音烏卷末惡可已也音同疏正義曰此章言人君恭儉率下人臣恭儉明其廉忠也孟子曰恭者不侮人至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者孟子言為之恭儉者則不侮慢於人亦不能借奪於人蓋以恭敬則不侮儉約則不奢故也如有侮奪人之君惟恐其民不順已之所欲安得為恭儉者焉為之恭儉又豈可以聲音笑貌為之恭儉哉言人為恭儉在心之所存不在於聲音與其笑貌為之矣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注淳于髡齊人也問禮

男女不相親授孟子曰禮也注禮不親授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注髡曰見嫂溺水則當以手牽援之否邪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注孟子曰人見嫂溺不援出是為豺狼之心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注孟子告髡曰此權也權者反經而善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注髡曰天下之道溺矣夫子何不援之乎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注孟子曰當以道援天下而道不得行子欲

使我以手援天下乎音義髠音坤與音餘援音爰疏正義曰此章言權時之義者也淳于髠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者淳于髠齊國之人也問孟子曰男女授受之際不相親授是禮然與否孟子曰禮也孟子答之以為是禮然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者髠又問孟子如是則嫂之沈溺於水當牽援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孟子言如嫂之沈溺於水而不牽援之者是有豺狼之心者也以其豺狼之為獸其心常有害物之暴故以喻之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者孟子又告淳于髠以謂男女授受不親是禮當然也嫂之沈溺援之以手者是權道也夫權之為道所以濟變事也有時乎然有時乎不然反經而善是謂權道也故權云為量或輕或重隨物而變者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之何也髠復問孟子言今天下之道以沈溺之也夫子之不拯援之是如之何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

天下乎孟子言天下之沈溺當以道拯援之嫂溺則當以手援之今子之言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言不可以手援天下當以道援之矣斯亦明淳于髠之蔽也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注問父子不親教何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注父親教子其勢不行教以正道而不能行則責怒之夷傷也父子相責怒則傷義矣一說云父子反目相非若夷狄也子之心責

於父云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也執此意則為反夷矣故曰惡也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注易子而教不欲自相責以善也父子主恩離則不祥莫大焉疏正義曰此章言父子至親相責則離易子而教相成以仁教之善者也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公孫丑問孟子言君子以不自教誨其子是如之何孟子曰勢不行也至父子相夷則惡矣者孟子答公孫丑以謂君子所以不教子者是其勢之不行所以不自教也教之者必以正道而教之以正道而教之而子不行則續之憤怒既續之以憤怒則反傷其為父子之恩矣夷傷也父子之恩則父慈子孝是為父子之恩也今繼之以怒

是非父之慈也且以子比之夫子既教我以正道而子之身自未能出行其正道也如父子之間子以是言而反父是則父子相傷矣父子既以相傷其恩則父子必相疾惡也故云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者孟子又言古之時人皆更易其子而教之者以其父子之間不相責讓其善也如父子自相責讓則父子之恩必離之矣父子恩離則不祥之大者也所謂易子而教者如巳之子與他人教他人之子與巳而教之是易子而教也所謂不祥之大者則禍之大者矣注夷有二說一說則以夷訓傷一說以夷為夷狄其義皆通矣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

吾末之閒也注事親養親也守身使不陷於不義也夫不義則何能事父母乎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注先本後末事守乃立也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注將徹請所與問曾晳所欲與子孫所愛者也必曰有恐違親意也故曰養志曾元曰

無欲以復進曾子也不求親意故曰養口體也事親之道當如曾子之法乃為至孝音義養餘亮切下同晳先歷切徹直列切疏正義曰此章言上孝養志下孝養口體者也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至吾未之聞也者孟子言人之所事者何事為大以其事父母之親為大也人之所守者何守為大以其守已之身為大也不失其身而為能事其父母之親則我嘗聞之矣如失其身而能事父母之親則我未之聞也蓋以已身尚不能守之況能事其父母乎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者言人誰不為所事凡有所事於彼者是皆為所事也然而事父母之親是所事之本也夫人誰不為所守凡有所守於我者是皆為所守也然而守身是所守之本也所謂身安而國家可保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此之謂也豈非事親守身為事為守之

本者歟曾子養曾晳至事親若曾子可也者孟子又言昔日曾子奉養其父曾晳必有酒肉將欲徹去曾子必請所欲與者如曾晳問復有餘剩曾子必應曰有餘剩曾晳已死曾元奉養其曾子曾元曾子之子也必有酒肉將欲徹去曾元不請所欲與者如曾子復問有餘剩曾元乃應之曰無矣遂將以酒食復進曾子也如此是謂養其父之口體而已必若曾子之養父乃可謂養其父之志也如事其親若曾子之事親則可矣蓋曾子知父欲有餘者與之所愛之子孫故狗而請其所與問有餘故復應之曰有是其遂其親之志意而不違者也故曰養志也曾元反此蓋有違逆其親之志意但為養口體者也非養志者也故孟子所以言事親若曾子則可以為之孝子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

君心之非注適過也詩云室人交徧適我間非格正也時皆小人居位不足過責也政教不足復非說獨得大人為輔臣乃能正君之非法度也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注正君之身一國定矣欲使大人正之音義適丁音謫注同間古莧切疏正義曰此章言小人為政不足間非賢臣正君使握道機君正國定下不邪侈將何間者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至為能格君心之非者孟子言小人在位不能事君不足適責之也所行政教亦不足間非之也惟大人之為臣而事其君故能格正君心之非也注詩云室人交徧適我〇正義曰蓋詩國風北門之篇文也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我箋云

我從外入在室之人更迭徧來責我使已去也言室人亦不知已志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注虞度也言人之行有不虞度其時有名譽而得者若尾生本與婦人期於梁下不度水之卒至遂至没溺而獲守信之譽求全之毀者陳不瞻將赴君難聞金鼓之聲失氣而死可謂欲求全其節而反有怯弱之毀者也音義難乃旦切疏正義曰此章言不虞獲譽求全受毀者也孟子言人有不虞度其功而終獲其名譽又有欲求全其行而終反受其人之毀者以言其君子之人於毀譽不容心於其間但務為善之實而不期人之譽務去其不善之實而不慍人之毀是

皆行義以俟命而已矣注尾生與陳不贍之事○正義曰此皆據史記之文而言之也其事煩故不重述耳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注人之輕易其言不得失言之咎責也一說人之輕易不肯諫正君者以其不在言責之位者也音義易以豉切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注人之所患患於不知已未有可師而好為人師者惑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之患在好為人師也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者孟子言人之有患非他特在其好為人之師也蓋在人患在於不知已未有可師耳如務在好為人師則惑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注魯人樂正克孟子弟子也從於齊之右師子敖子敖使而之魯樂正子隨之來之齊也孟子在齊樂正子見之也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注孟子見其來見遲故云亦來也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注樂正子曰先生何為非克而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注孟子問子來幾日乎曰昔者注克曰昔者來至昔者往也謂數日之間也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注孟子曰昔者來至而今乃來我出

此言亦其宜也孟子重愛樂正子欲亟見之深思望重也曰舍館未定注克曰所止舍館未定故不即來館客舍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注孟子曰子聞見長者之禮當須舍館定乃見之乎曰克有罪注樂正子謝過服罪也音義敖五高切見孟之見張音現使所吏切亟音棘疏正義曰此章言尊師重道敬賢事長人之大綱樂正子好善孟子譏之責賢者備也樂正子從子敖之齊樂正子從子敖往齊而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孟子見樂正子來遲故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樂正子問孟子何為於我而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孟子又問樂正子從子敖到齊以幾日乎曰昔者樂正子曰

往日來至若數日之間也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孟子又言子到數日而今乃來見我則我出此言是其宜也曰舍館未定樂正子又曰為客館所止未定故不能即來也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孟子又言子曾聞見長者之禮必待舍館定然後乃見長者乎曰克有罪樂正子於是無所荅乃對孟子曰是克有罪也以其待舍館定然後見非尊師重道者也宜孟子以備責之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注子敖齊之貴人右師王驩者也學而不行其道徒食飲而已謂之餔啜也樂正子本學古聖人之道而今隨從貴人無所匡正故言不意

子但餔啜也音義餔張博孤切亦音哺啜昌悅切疏正義曰此章言學優則仕仕以行道

否則隱逸餔啜沈浮君子不與是以孟子咨嗟樂正子者也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者孟子謂樂克曰子隨右師來至齊是徒以食飲而已我不意有如子本學古聖人之道而且今隨右師之遊而以徒為其飲食也孟子所以言此蓋謂子敖我未嘗與之學古者而今子乃隨之遊是詘道以從人之謂也注云子敖齊之貴人右師王驩者○正義曰此蓋以經文推而為解也公孫丑篇云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下卷言公行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也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是知為齊

之貴人右師王驩者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注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家窮親老不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無子絶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注舜懼無後故不告而娶君子知舜告焉不得而娶娶而告父母禮也舜不以告權也故曰猶告與告同也注正義曰此章言量其輕重無後為不孝之大者也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者言不孝於禮有三惟先祖無以承後世無以

繼為不孝之大者而阿意曲從陷親於不義家貧親老不為祿仕特不孝之小而已舜以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故孟子乃言此以謂舜受堯之二女所以不告父母而娶是為其無後也告之則不得娶故也君子於舜不告而娶是亦言舜猶告而娶之也以其反禮而合義故君子以為不告猶告也注堯二女○正義曰案古史云舜有二妃一曰娥皇二曰女英竝堯之女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注事皆有實事親從兄仁義之實也知仁義所用而不去之則智之實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注禮義之實節文事親從兄

使不失其節而文其禮敬之容故中心樂之也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注樂此事親從兄出於中心則樂生其中矣樂生之至安可已也豈能自覺足蹈節手舞曲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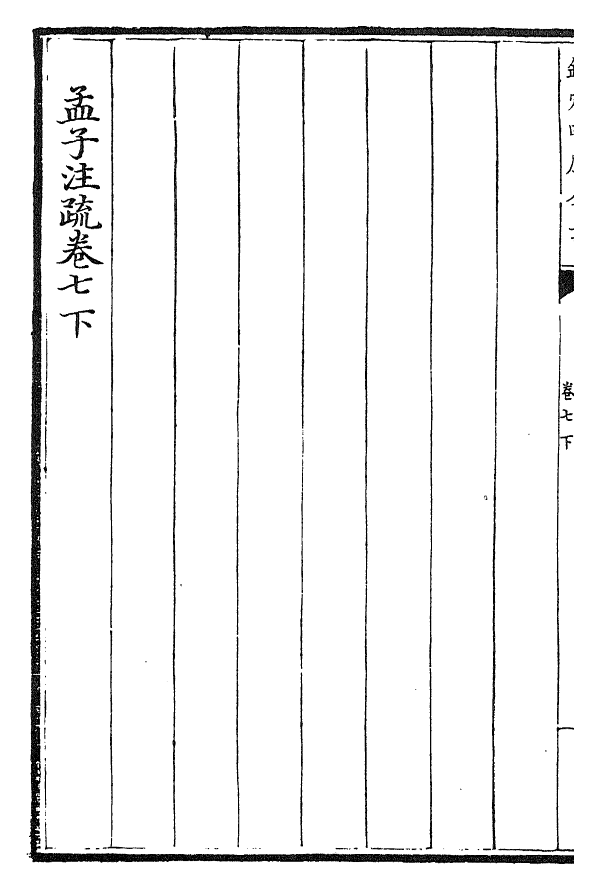
疏正義曰此章言仁義之本在孝悌蓋有諸中而形於外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至知斷二者弗去是也者孟子言仁道之本實在事親是也義之本實在從兄是也以其事親孝也從兄悌也能孝悌是為仁義矣智之本實在知事親之孝從兄之弟而弗去之者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言禮之本實使事親從兄者是也由此言之則事親之孝為仁之實凡移之於事君者則為仁之華也從兄之悌為義之實則知凡移於從長者是為義

之華也知仁義為智之實則知前識者是為智之華也禮之實在仁義則威儀為禮之華也樂之實在仁義則節奏為樂之華也凡此是皆從而可知矣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言由仁義之實充之至於樂則流通而不鬱日進而不已是其樂則生生則烏可已烏可已則得之於心而形之於四體故不知手舞足蹈之所以者也葢當時有夷子不知一本告子以義為外故孟子宜以是言之而救當時之弊者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為然注舜不以天下將歸己為樂號泣于天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舜盡事親

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注舜以不順親意為非人子底致也豫樂也瞽瞍頑父也盡其孝道而頑父致樂使天下化之為父子之道者定也音義底之爾切疏正義曰此章言以天下富貴為不若得意於親也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者孟子言天下之人皆大悅樂而將歸嚮已視天下悅而歸已但若一草芥不以為意者惟大舜為能如此也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至此之謂大孝者孟子又言人若不得事親之道則不可以為人若得事親之道而不能順事親之志故不可以為人之子惟舜能盡其事父母之道而瞽瞍頑嚚且亦致樂瞽

瞍既以致樂而先天下而天下亦從而化之瞽瞍致樂故天下父子者親親之道定此所以為舜之大孝矣故曰此之謂大孝注瞽瞍頑父也○正義曰瞽瞍者案孔安國尚書傳云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别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瞍無目之稱頑者左傳云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



孟子注疏卷七下

孟子注疏卷七下考證

居下位章疏以其上之所以得民者乃治也○語意不足疑有脫誤

疏正義曰論語云云○共十句本注所無疑古注今有逸者

人不足與適也章注政教不足復非說○臣邦綏按非說二字未洽太玄經云禍不禍非厥詵也說文詵過也此說字疑詵字之訛

不孝有三章注於禮有不孝者三事〇輔廣曰此必見於古傳記趙氏時其書尚存故引之今則不復存矣

仁之實章疏〇樂之實二句似未疏疑有缺文

疏言禮之本實使事親從兄者是也〇此句未明疑有脫誤

又凡移之於事君者則爲仁之華也〇朱子此所謂實以對華而言耳意亦宗此

孟子注疏卷七下考證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鄧肇槐